

# 你会剪指甲吗

吕震邦

“你会剪指甲吗?”问题似乎提得很幼稚。指甲长了,不雅观,不卫生,又碍生活,就要剪指甲,人人都知道,人人都会剪。

鄙人习惯随身携带指甲刀,指甲一长就剪。走到哪儿剪到哪儿,习以为常。但是,最近三年,我不这样剪指甲了。原因是三年前我游了一次欧洲,从此以后,我剪指甲的习惯变了,我懂得应该“怎样剪指甲”了。

那是出访瑞士,我在琉森湖边坐上了旅游大巴。大巴上每张座位前,都有一只纸质垃圾袋,司机倒没有提醒乘客“生活垃圾入袋”,却要求大家:“别在车上剪指甲。”我有点纳闷:“这是为什么呀?小小指甲屑,这算什么呀?”低下头,我看看大巴车底,都铺有猩红地毯,干净得可以用“一尘不染”来形容它。我茅塞顿开!是的,倘若在车上剪指甲,指甲屑掉在地毯上,那是绝对难以清除的。

这次欧洲游,告诉了我这个生活常识:“不可随处剪指甲!”

那天我坐地铁一号线。在铁路上海站,上来了一对年轻夫妇,坐在我的对面。男士剪开了指甲,只见女友伸出手掌,小心翼翼地接住了他剪下的所有指甲屑,剪完后,她把指甲屑紧握在手心……

车到徐家汇,年轻夫妇下车,我目睹其女友把手掌里的指甲屑丢进了站台的垃圾袋。

那么,你会剪指甲吗?

**今宵灯谜**

陈汉臣  
时兴侧露  
(巴基斯坦地名)  
昨日谜面:这幅画中有玄机  
(英超球员)  
谜底:斯图里奇(注:“斯图里奇”是切尔西队著名前锋)

答:再说眼下乡村生活也很好,用不着麻烦别人帮助……

这番话让我们夫妻俩十分感动,“仁者长寿,德者延年”,老大姐一定能健康长寿更长寿,百岁之后复延年!

周到,如果贫困没钱,她不但同意赊账,还百般安慰你不用愁,待有了钱再来还就是。那时我妈有个头疼脑热,就请她父亲诊治,再到她铺子里抓药。后来熟悉了,即使不看病不抓药,只要到镇里去,也喜欢到她铺子里坐坐,说说闲话。就这样,两家越来越热络。那阵子乡下风习拜继母,她见我父亲是乡村教师,母亲也知书识礼,人缘又好,就过继给了我妈。

老大姐懂礼数,尽孝心,逢年过节都要来拜访我母亲,或者接我母亲去她家小住几天。后来我们举家搬迁上海,每到盛夏,她还要邀我妈到乡下住上一阵避避暑。后来妈妈老了,上下轮船不便了(当时到苏北都要乘长江轮船),每到妈妈生日,老大姐便特地让她老伴来上海,送上礼品,给妈妈祝寿。妈妈去世后,我和她还保持书信往来。那时通信不便,如长时间没音讯,她就会赶到邮局,挂长途电话过来,问长问短的。

近些年,老大姐渐渐老了,又生了场病开了刀,我就更想念她了。她对我妈如对自己的亲母,我对她也像对亲姐姐。每逢过年,我就从邮局寄去几千八百的,让她买点喜欢的东西吃吃。

想不到这一招还遇到了麻烦:年前寄过去的钱,年后悉数又给寄了回来。我再寄,她还是再寄回。有时如此往返二三次,她就是不肯收。后来我和妻子商量了个办法:即当钱寄回来后,我们不到邮局里

## 乡下老大姐

徐林

老大姐今年99岁高寿,没有孩子,老夫夫妻俩住在海门农村。年初,我特地去看望了她一趟。我们已有好几年没有见面,她拉着我的手,左一个“林弟”右一个“林弟”。她让我挨在她身边坐下,因为患白内障,她看东西模模糊糊,就举着放大镜,在我面孔前左看右看,激动地嘟囔着嘴,好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。

看到这一幕,谁不说我们是一对亲姐弟呀!其实她只是我的二舅姐姐。她叫杨素贞,长我二十多岁。记得当时我还是个孩子,住在江苏海门富安镇附近的农村里。她父亲是方圆几十里的名中医,她也在镇里开了个小小中药铺。这父女俩当时在我们乡下人眼里,都是大善人。她父亲治病救人一丝不苟,夜里急诊病人,不管路多远,也要摸黑前去。而她对前来抓药的人热情

什么呢?于是,新民晚报成了我的主要话题。我还经常把晚报的精彩内容剪报夹在信中寄给他,有时干脆找出一摞,当印刷品寄过去。当时姨父对大陆还不太了解,但通过新民晚报这个窗口,他逐渐对中国、对上海越来越有亲切感,对新民晚报也情有独钟了。

1996年11月9日,新民晚报美国版在美国洛杉矶创刊,老人家马上来信,高兴地告诉我:新民晚报在美国也有了,而且他已经订阅了。我真为他高兴!也为自己已在海外为新民晚报发展了一位忠诚的读者而自豪。

让我高兴的是,姨父对祖国的感情越来越深,不但基本上每隔一两年要回来一次,而且在89岁高龄之时,还通过报纸媒介在昆明找了一位新夫人(我姨妈早已于上世纪60年代因病去世),成就了一段好姻缘。今年11月,年届95高龄的姨父再度来上海探亲,我在他住的宾馆房间里竟然发现了新民晚报美国版!新姨妈告诉我,订了16年了,天天看,来不及就看随身带来看哦!

我太感动了!我感到,新民晚报评选金牌读者,我和我的姨父应该都可以算上了吧!

我明年初要去美国探亲旅游,我一定会把姨父家中收藏的美国版新民晚报拍了照片发给大家看看!

## 我、姨父与新民晚报之缘

朱良镛

我是个地道的新民晚报迷。从小,傍晚时就在弄堂里听大人们念叨:新民晚报,夜饭吃饱……可惜在“文革”期间,晚报被封了。1982年,《新民晚报》终于复刊了,这可是我精神生活的一大喜讯!从那年至今30年,每年自费订阅《新民晚报》成为我家雷打不动的家规。

每天看晚报是我辛苦一天下来一道必不可少的精神大餐。虽然家里人都爱看晚报,但他们会自觉与我错开时间,提早看完。因为,只要我一上床,床头灯一开,那晚报必定就属于我。

晚报述说上海老百姓的家长里短、甜酸苦辣,都是那么亲切。而有时出差在外,晚报就成了我的惦记,只要一回来,我就把拉下的晚报统统浏览一遍。特别是晚报“夜光杯”里的小散文,有人生故事,有生命感悟,有生活知识,是我最喜欢看的。很多“经典文章”来不及消化,我或剪报,或复印,留起来有空时或外出旅游时再细细咀嚼,还常与好友分享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的姨父周治华(美籍华人)从美国洛杉矶回国探亲访友。姨父多次到上海与我母亲畅叙亲情,聊起几十年前家乡的事,有说不完的话。由于母亲年事已高,于是与姨父的交往和信件来往由我承担。我与姨父相差32岁,又处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,信中说

## 罚戏

吴熙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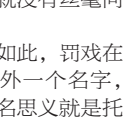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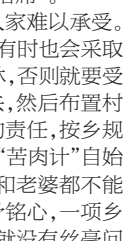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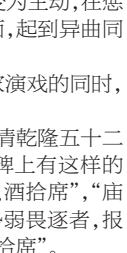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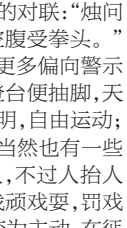
罚戏,既非戏种,亦非戏名,而是安徽石台县民间一种独特的惩罚方式。石台人对戏的痴狂由来已久。正是有了这种深厚的土壤和氛围,早在明代,戏剧家、祁门人郑之珍慕名而来,在石台县剡溪编创了《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》(后人称劝善记)。这部对后世国粹——京剧产生巨大影响的目连戏,让石台戏班子大显身手,声名远播,名噪一时。在中国最早而又全面的戏曲理论著作、明万历年间剧作家王骥德《曲律》(自序谓万历三十八年·1610)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数十年以来,又有弋阳、义乌、青阳、徽州、乐平诸腔之出。今则石台、太平梨园,几遍天下,苏州不能与角十之二、三。”

锣鼓响,脚板痒。石台人不仅喜欢看戏,演剧活动也很多,渐渐地发明创造了一种禁止或惩罚的手段——罚戏。即对违反乡约、族规、社规、行规等乡规民约的人,罚其出资请戏班为大家演戏。罚戏的效果屡试不爽。因为演戏是一种公众活动,通过演戏,谁违背了乡规民约就得到最大范围的受众,比单纯的聚集开会更能吸引村民参加。不过其最好的效果还在于,村民们得到一次免费观看演剧的享受。

罚戏演的虽然也是传统戏,可罚戏对联大有讲究。作者往往挖空心思,苦思冥想,最后贴出来的对联,不仅妙趣横生,还寓意深刻意味深长。

一则因盗树遭罚戏的对联是这样写的:“明月清风原有主,高山流水总知音。”另一则因违犯乡规民约而遭罚戏的对联:“烛问灯云,靠汝遮光作门面;鼓对锣曰,亏依空腹受拳头。”作者十分巧妙地点明主题。罚戏的对联更多偏向警示别人。如“遇事强出头,此中大有人在;登台便抽脚,天下其谓公何?”“尊重神权,看当场赏罚分明,自由运动;宏施法愿,听彻夜笙歌嘹亮,代表感情。”当然也有一些替被罚戏者宽心的对联,如“什么人上人,不过人抬人高,小人爬在人人上;无非戏中戏,何必戏顽戏耍,罚戏出于把戏中。”将罚戏变为把戏,把被动变为主动,在惩罚的同时,还要想方设法给对方一些薄面,起到异曲同工之效。

多数情况下,罚人出资请戏班为大家演戏的同时,往往还罚人出资请大家吃酒席。



正因为如此,罚戏在当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,叫托戏。顾名思义就是托人看戏。

## 小区里的“小眼镜”

刘雪峰

“露露,你怎么戴眼镜了?”“噢,依依也戴眼镜了。”不知从何时起,小区里多了许多“小眼镜”,他们都是我家洋洋的同学,正在幼儿园就读。记得以前自己上幼儿园时,似乎没有同学戴眼镜的,我是到了初中因近视而戴眼镜的,算是班里戴眼镜最早的,许多同学是到了高中才戴眼镜呢。时代不同了,戴眼镜似乎也提前光临了。

“我们露露因为看电视和玩ipad太多了,才会近视。”露露妈妈一次与我聊天时说。露露从小喜欢看戏,当时大人也没在意,只要她安静就行,后来发现露露若没人陪着玩,就只喜欢看戏。露露爸爸喜欢玩ipad,露露也跟着玩起来,居然比她妈妈还熟练。“露露现在自己打开ipad听故事,我都不知道故事在哪里。”露露妈妈有些无奈地说。

孩子玩电子产品也是屡见不鲜。“徐汇有家幼儿园,条件很好,给每位学生发了一台ipad,上课时学生就用ipad”。一天晚上,我带着洋洋在小区里散步,碰到了一位洋洋同学的妈妈,她告诉大家这则新闻。我听后不知是喜是忧。

我不是医学专家,不知道使用电子产品是否会对孩子视力有影响,但孩子这么小就成了电玩族,让我有些失落。外面的世界丰富多彩,孩子本应尽情探究,可是现在在一个小小的电子产品却已经能让孩子满足了,孩子们从小便成了宅男宅女。



绿色搬迁

陈建晖

以后就再也没有烧这只菜了。不久前,来拿饭的人中忽然出现一位魁梧壮实的男子,看样子只有50多岁,见人就张了嘴嘻嘻地笑。在等送餐车时,他蹲在走道旁边,把大家乱七八糟丢在大纸箱里的隔天饭盒,一只只打开,盒子归盒子,盒盖归盒盖,分开来叠在一起,大纸箱顿时变得整齐有序。有人对他说:“大个子,你做得好!”他点头笑着说:“好好!”开心得意充盈在他憨厚的脸上。

## 助老餐纪事

华翔

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异样,好奇地向人打听,才知道他是个弱智者,而且单身一人。原来他在街道厂工作,饭也在厂里吃,今年退休了,回到家里自己烧饭弄得一塌糊涂,有几次差点酿成火警。居委干部知道后,专门到他家探望,特地照顾他来吃助老餐。

自从拿饭时和“大个子”打了几个照面后,他就把我归成了“同类”后,在小区路上遇见了,总是先和我打招呼,兴高采烈地说:“你好!今天有饭吃的!”如是双休日,他就对我说:“你好!今天没饭吃!”并现出很沮丧的表情。有时我问他:“大个子,助老餐好吃吗?”他露出由衷的微笑,发自内心的地说:“好吃!好吃!”

有一天,来拿饭的老人走完了,还有一盒饭多在桌上,等了许久仍没人来拿。居委干部算来算去是王阿婆没来拿,她们急忙把盒饭送到王阿婆家中去。这一去才发现,王阿婆胃痛发作,正躺在床上呻吟呢!居委干部立刻帮王阿婆服了药,一直等王阿婆胃痛平息,居委干部才离开。我们社区的助老餐味道真是交关好!

